

阎作义 著

# 遥远的回声

——我为妻子景玉贤立传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遥远的回声

YAOYUANDEHUI SHENG

—— 我为妻子景玉贤立传

阎作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年1月11日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的回声 / 阎作义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1

(芳草丛书)

ISBN 978-7-104-02697-6

I. 遥… II. 阎… III. 纪实文学—黑龙江省 IV. K29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9014 号

---

《芳草丛书》 王庆斌 主编

遥远的回声 阎作义 著

---

责任编辑: 赵建新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工大节能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0

字 数: 3000 千

本书册数: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2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2697-6

定 价: 300 元 (全十册)

本册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阎作义 男, 山东高密人。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0年转业。著有话剧《永不退色》、《沉淀的硝烟》、《晚风轻轻吹》等多部和近百万字文学作品。其中《呼兰河水长》被列入中央戏剧学院教学剧目; 《远山的风烛》1997年由哈尔滨话剧院投排, 参加建军七十周年纪念演出; 《北疆哨位》1999年由黑河艺术剧院主排, 晋京参加建国五十周年展演, 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优秀剧目证书。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将六部剧作结集出版。历任沈阳军区空军创作组创作员, 吉林省长春市创作室主任, 黑龙江省戏剧工作室《剧作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中国作协会员, 省戏剧创作中心成员。一级编剧。

## 遥远的回声

温习她半个世纪的人生路，倾听她遥远的歌声，回望她远逝的背影，心潮滚荡，感慨万千，我要说——

在我国庞大的女性群体中，她，算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却有着一些女强人女能人所不具备的仁慈和敦厚的骨骼；在灿若群星林林总总的艺术（院）团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但在事业需要的时候，她既能大踏步的冲锋陷阵，又能大踏步的急流勇退，即使退到家里，揣着心中的博爱，依然走向社会，把真情洒向母亲的土地。

当年，她，用嘹亮的歌声，不知拨动多少人的心弦，用无悔的付出，改变多少人的运程；就是在经济转型和商品大潮汹涌奔腾的今天，她的所作所为，也很值得人们去回味，去反思，去效仿，去弘扬。她，不是雷锋，也似雷锋；她，不是青松，也似青松。她感动过沈阳，感动过长春，感动过北国的山山水水和一片片肥沃的黑土地。许许多多的人曾赞美过她，但却不知道她的名字，这，也许就是我要为她写书、立传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和我曾经是战友，

是亲朋，是夫妻，在分火单吹 10 多年后，因为离异的痛定思痛，我从心底生发要为她讴歌，唱一曲高山流水，为她善良的人生无名，竖一块长长的碑文，为她的远行，释放情感的河流；为了我心灵的纪念和女儿们一道，献上我浇灌的玫瑰。

她就是曾经为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合唱配音却在银幕没有留下名字的景玉贤。

她的一生，就是从没名开始到无名而终。

她说，她是一片树叶，叶子无名无姓无声……

## 一 她的童年有一颗最美丽的童心

秋天，是五谷丰登季节。

秋季，又是树叶刷刷飘落时刻。

北国，一到农历九月，长白山，老爷岭，那山山岗岗的榆树林、松树林、白桦林，在秋风的浮荡中，一片片一团团一簇簇的叶子被风抛向空中又徐徐飘落到地面。

真的有些说不清道不明，覆盖在黑土地的黄叶，究竟是一种遗失呢还是一种收获？

景玉贤，就是在一九四〇年的半轮秋月中出生。她生在北方的冰城哈尔滨，父亲没给她起大名之前，先用了城市一个滨字代替。滨子，一叫就是整整七个年头。

滨子在飞扬的秋风中呱呱坠地。母亲说，滨子出生那天，老天任性的刮了一天的大风，刮的落叶糊住了玻璃窗，滨子在天昏地暗的屋子里扯耳挠腮地哭了一天，那声音就象同呼啸的风在比赛，她用哭声与这个世界对话。到了第二天，父母惊奇地发现，滨子不哭了，而且从此后不再哭了。父亲说，滨子一天把一生的眼泪都哭了出来，往后她就会在笑声中渡过。母亲说，要真是那样可感情好。

长大后，景玉贤对自己的哭做了这样的注脚，我是很少哭过，也许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放声大哭，但一有特伤感和特激动的事，包括看电影听人家讲故事还有演出，到了捅心窝子地方，总是胸膛一热，眼睛就发潮。她说，发潮算不算是哭？最终她认为潮是哭的一个进步。

滨子生下时，家里人谁也猜不出来她将来是个啥模样儿？直到三岁才算定了型。父亲整整端详了一天，才说滨子阳光俏朗的脸盘象一朵百合花。母亲迎合着，若是穿上海军衫，真像个日本姑娘，咋看咋像。

父亲受了母亲话的启发，若有所思地说，这年月像日本孩儿也好，要叫日本鬼子看见也不会受欺负。

四十年代的哈尔滨，虽然也有稀疏的枪声炮声，但离城市似乎还十分遥远，遥远的让市民觉着好像是在放爆竹扔“二踢脚”。所以，刚刚会走路就能小跑的滨子，由于投胎在一个吃穿不愁的家庭，生活过得无忧无虑自自在在。在她幼年的眼里，这座城市的商店仿佛是她家开的一样，想吃啥家人就去买啥，什么无籽冰糖葫芦了，秋林的大列巴了，地德里的腊肠了，凡是好吃的她都尝道了；她想去哪儿马车就会立马把她拉到哪。面包街、买卖街、果戈里大街，没用上一个半月就把偌大的城市转了个遍儿。加上她长得俊俏穿戴亮丽，每到一处一点也不生分，往那一站，立足注目，“回头率”极高，把陪她逛街的保姆羡慕死了，说咱大滨子最风景，往那一戳，就像城市一张画片儿一样好看。

而这张画片却越来越让家人发现，她和别家的孩子不一

样，爱动脑子，对什么都感兴趣觉得新鲜。滨子不说话便罢，一开口就好翻箱倒柜问个底朝上：告诉我为啥？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比如，她本是个姑娘家，自然要留毛盖子头，但她见了留光头的男孩子总要问父亲，爸，我和他一般大小，他剃光头我留短发，告诉我，为啥呀？每当她发问，父亲总是有一搭无一搭告诉她，还用问嘛，人家是男孩，你是个女孩。滨子不解了，他为啥是男孩？我为啥是女孩？

父亲噎了一下，说，世界就是由男的和女的组成的，排到他那就是男的，轮到你这个就是女孩。这，还用问吗？

滨子开始央磨起父亲，爸，给我换换吧，换换嘛，我要当男孩。

父亲哭笑不得抚摸着她的头，说已经是女孩了，就不能再改了。

滨子想的就是简单，爸，你把我的头剪了不就成了男孩了吗？

父亲被缠的实在没办法，只好领滨子到一家剃头棚，叫理发师傅给她推了个光头。

再比如，滨子一直由保姆带，渐渐地胆子大了起来，她隔三叉五就摆脱了保姆去跟着父亲走。她想知道父亲的天空。父亲去上班，她就跟到办公室，她要看看父亲的天空是个什么颜色。有一次她赖在父亲的椅子上死活不走，直到父亲拉下脸命令她出去，她才一吐舌头退到门外。回来的路上，她坐在父亲的车里总是问这是哪条街？那边是哪条路？为啥这个叫街？那个叫路？路、街、胡同哪个小哪个大？见父亲不耐烦了，就自作主张的回答，要叫我比喻，路就是

爸，街就是妈，胡同就是大滨子，对吗？

有一天晚饭后，天刚下过小雨，雨过天晴，天下一片敞亮，滨子等天要快擦黑父亲下班回来，非让父亲带她去逛夜市，父亲说走着去，她坚持要坐车，她说开着车看灯火闪亮的街景就好比看电影。但这一次去，她却无心看风景，倒被一辆人力车吸引住。她让车开慢点，当汽车和人力车拉平时，她问父亲，爸，那叫啥车？人力车，父亲顺嘴应付。见女儿听了直眨巴眼睛，又解释说，就是人拉的车。

告诉我，你为啥坐车？他为啥拉车？滨子认真地问道。

父亲认真地答着，爸爸坐车是为了挣钱，他拉车也是为了挣钱，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滨子又问，那你们调个个他坐车你拉车行吗？

父亲摇摇头告诉她，不行。

告诉我，为啥？

要是我们俩一换，我这一摊他干不了，他那个活我受不了，都得丢饭碗。

滨子的头也学着父亲摆了摆，我还是听不明白。

父亲渥了一会儿说，滨子，他用的是体力，而爸用的是脑子。这就是社会，社会的问题对你这个年纪来说还是个迷。别问了，等你长大你就自然而然的明白了。

果然，滨子不再问下去了。因为她不想把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上面，因为她知道她今晚的任务是逛夜市观风景。

她是把精力集中到看风景了，可父亲的心却让滨子一个个问号甩的不平静了，应该说他是既激动又兴奋，直到躺在床上还当母亲夸女儿，一个劲地说滨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还

当母亲发誓言，弄得母亲平静如水的脸上一惊一怔的，说你就冲滨子提的那些离奇古怪的问题？父亲连连说不不，不是问题提的离奇古怪，而是她提的都是一些成年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儿，就冲这一点，我就断定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要比别的孩子成熟的早进步的快。

一场风来，一场雨去。

滨子到了四岁的时候，她的视野和交往开始逐渐扩大。一有闲暇就一个人往门外跑，喜欢站到马路牙子上看车流人流，主动同左邻右舍家的孩子搭话套近乎。开始，一些男孩女孩见她穿戴与众不同，都躲着她，有意冷落她。可越是这样，她越往跟前凑，使出浑身的解数去表现，并把兜里的好吃的分给他们，好玩儿的东西送给他们。童心没有长久的隔阂，这些孩子见她出奇的合群又出奇的大方，渐渐开始跟她说话招呼她一道玩儿耍，跳猴皮筋，藏猫猫，弹溜溜，打冰尜，堆雪人，唱民谣。要说唱歌，可要数滨子的嗓子最亮堂，每次都是她起头。一首童谣，一声和弦。很快，她和小朋友混的滚瓜烂熟，不仅知道相互姓啥叫啥啥属相，还知道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有个女孩小名叫九月，和她同年同月同一天生，为了争谁是姐谁是妹，她俩竟比划起石头剪子布，最终还是她赢了，得了个姐的美名。

随着附近一些孩子熟了，身价倍增了，滨子又不满足了。她决定到再远点的地界扎堆儿开辟根据地，而到新的地方相处起来就更难，几次跟人家打招呼都遭白眼。这个地界街把头有个不起眼的包子铺，一天滨子叫保姆带她到这里吃

包子，保姆问她为啥要到这吃，她说这家是天津人开的，说这家包子有名，说狗不理包子她非要尝尝。保姆随她来到包子铺，她接过一盘子包子便来到门外，主人般的走向那些对她翻白眼孩子的身边，二话没说，一人一个。结果得到包子的孩子啥也没说怔了一会便呼啦一下扭头跑了，最后只剩下一个瘦瘦的男孩一动不动站在原地。

滨子奇了怪了，问他一句，他们都跑了，你为啥却一动不动？

瘦瘦的男孩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姐，我家里还有一个妈。

滨子马上明白了，忙将盘子里唯一一个递到他手中。

瘦瘦的男孩子朝她鞠了一个躬，便趑身跑了，跑了好远，又站住回过头，定定望着她。

这一情景，深深扎进滨子幼小的记忆中。

端着空盘返回包子铺，保姆知道了原尾问她吃几个？她说一个。保姆问她一个能填饱肚子吗？她说那些小朋友一个就满足了，我也不例外。说的保姆有些动情。

回来的路上，她问保姆，那些孩子为啥不到这包子铺吃包子？保姆说，他们想吃可是吃不起。滨子又问，为啥吃不起？保姆说，因为他们家穷。滨子继续问，那我们家富吗？保姆说，不富二娘也不会来你们家帮工。滨子便抓住她这句话不放，说那就让那些穷孩子也到我们家行吗？保姆没再说，只是一笑了之。但到了家，见了滨子母亲，保姆便把包子铺的事儿原原本本讲给她听，直讲得母亲听了咯咯笑个不停才罢休。

隔了几天，滨子去和远距离那群白过她眼的孩子们玩，这次他们一反常态特欢迎她的到来。

他们先玩游戏，后编瞎话，一人先编，大家伙补充，直到都满意为止。编完瞎话分手前又两人一组互相击掌玩儿对拍：你拍一，我拍一，黄雀落在大门西，你拍二，我拍二，黄雀落在树当洞……

滨子的对子就是那个瘦男孩，他叫叶儿，他俩的巴掌拍的最响，嗓门最高。谁知，正击的来兴，突然闯过来一个同保姆年龄相仿的女人，眼睛瞪得像电灯泡，她不容分说，一把将他俩推搡开，然后拽着叶儿便走。滨子大惑不解，喊道，阿姨，告诉我这是为啥？女人应声止步，扭过身，呸地朝地下吐了口粘痰说，你今天跟我们孩子玩，明天还不杀了我们！走孩子。咱们回家，往后再也不到这个鬼地方。

经她这一通煽，其他孩子也不再相互击掌对拍了，三三两两的别别扭扭地离她而去，走的时候又对滨子恢复了白眼。

滨子怔怔地戳在原地傻了，她想不明白那女人说的话是啥意思？她纳闷的是那些小朋友怎么会翻脸不认人？那女人话怎么那么灵验？她也没给他们分糖块，也没给他们送包子，为啥她一吆呼就都跟她走？回到家进了屋，见了母亲，便一咕脑说了一串儿，要母亲给她答案。

母亲听完开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但一看滨子穿的衣服才明白，她半带玩笑地回答滨子，我的傻闺女，答案很简单，叶儿他妈把你当成日本小姑娘了。她恨日本鬼子，就拿你当了出气筒。

那些小朋友呢，他们为啥也都离开我？滨子又问了一声。母亲又答了一句，咱中国老百姓喜欢随大流，小朋友不是故意的，别恨他们。滨子不再问了，母亲好像又想了什么笑着说，有一回我跟你爸唠起你的长相，你爸说你要配上这身衣裳，日本鬼子见了就不会欺负你，没想到，叫自己人吐了一口粘痰。

滨子没等母亲说完，立马把身上的海军衫裙脱下来，扔到地下，随即也吐了一口唾沫。

滨子，从没见过日本鬼子是啥猪模狗样。一直到五岁那年夏天，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座城市不但听不到枪声炮声，就连鞭炮“二踢脚”也听不到了。

这一年城市出奇地静，真成了冰城，人们都仿佛被冻僵了似的，都仿佛进入冬眠状态。

滨子被这寂静肃杀的气氛吓得不敢出门，整天价围着保姆转，帮助她擦桌扫地，洗菜，上筷。其实干活是次要的，主要是从保姆嘴里掏故事。保姆特能讲故事，有时一天能讲四五个。滨子不光听，有的故事还帮助添枝加叶。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她的成长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她的文艺细胞，就是从听瞎话和故事中吸收了充分的营养。

一天，寂静尚没解除，父亲和母亲一块坐车回到家，到家啥话没说便上桌吃饭，为了打破屋里的沉寂气氛，滨子提出要在饭桌上给他俩讲故事，谁知，还没容父母许可，便有人敲门。保姆开开门，走进来是父亲的同事，这个人滨子见过，是在父亲办公室见到的，当时父亲正跟他谈话，父亲穿

的很正式，眼睛特有内涵，他在父亲面前毕恭毕敬，不住地点头称是。

他这次登门，先朝父亲母亲拱手作揖，接着便高声说道，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鬼子投降了！只见父亲立刻笑容满面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随着杯子摔地一声脆响，一连道了三声好！屋里的气氛一下掀活了，窗外也传来了鞭炮声。

同事的到来，父亲特别高兴，母亲下桌父亲又换了个位置和同事喝起来。同事边喝边掏出一双叉巴拉军用胶鞋，说是在江北呼兰日本兵营仓库抢的，他留了一双，这双送给父亲做纪念。父亲对自己部下太了解了，他收下鞋便问同事，今天是不是来借钱？同事脸一红，没等说数目，父亲便叫母亲按上次钱数拿。同事接过钱便要给父亲留欠据，父亲说，要写就写到上次的借据后面吧。同事写完又给父亲母亲拱手作揖，父亲幽默地说，从日本投降这天起，可不兴再弯腰，往后咱们直起腰杆放开手脚做买卖。

同事点头唯唯称是，便和父亲告辞出了门。

母亲送走了同事就进了睡房。

滨子从父亲嘴里知道他的同事姓齐，父亲说，往后他再来你就叫他齐叔。

父亲边同滨子说话边端详起同事送给他的那双日本鬼子穿的叉巴拉军用胶鞋，还让滨子也过来瞧，滨子看的认真，问的也认真，爸，你见过日本鬼子吗？父亲说，见过，她，说你到底想问爸什么问题？滨子说，我知道他们为啥那么坏？父亲一怔神儿，你从哪知

1981年11月  
FUS  
他们是人

接着滨子就当父亲讲了她玩对拍时那个叶子妈吐她时说的那一席话。父亲听了啊了啊，说他从母亲那已经知道了。但父亲还是不想马上回答她所提的问题。

滨子性急地问，爸，告诉我他们怎么个坏法嘛，你要不讲，我今天就不让你到我妈屋睡觉。

父亲只好说，滨子，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是爸一天两宿能完成的，这样吧，爸忙，往后推几天，爸爸给你讲个日本鬼子怎么坏的故事，行啵？

父亲给滨子讲这个故事，是在一个星期之后，他说到松花江边讲，并叫滨子把那叉巴拉胶鞋带上。到了江边，父亲租了一条小船，叫滨子坐到船上听，滨子很得意，这是她第一次和父亲坐小船。上了船，父亲叫滨子先把那双鞋扔到江里再讲，滨子想了想，说等故事讲完再决定扔不扔。父亲叫她回答为啥？滨子没有犹豫就答，日本鬼子人坏，穿的鞋也坏吗？父亲没词了。因为女儿不只是问一个问题。而是说出了一个浅显的道理。

父亲开始讲故事，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那是六年前，我和你妈还没有相识。工作之余总愿意到同事家串门，一是聊天，二也算关怀下属。故事就发生在春夏之交，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楼前屋后盛开着鲜花。我特别在意又特别喜欢观赏花开花落，那天在江边看花看得正入神，一个同事来到我身边，他说他家刚搬，就在附近，非要我去他家认认门，本来有应酬，但盛情难却，我还是推掉应酬去

了他家，进家后先喝茶后饮酒。滨子，爸知道你特喜欢闻酒，只是没喝过一滴，爸不知道你长大喝不喝酒？

滨子急于听故事，不想打断，催了一句，爸你别转移目标，接着讲。

父亲说，那天我在他家喝了足足有半斤，头有点晕。我后悔不该喝那么高，可爸那天真的特高兴，滨子你说，同事之间能推杯换盏说的又都是心窝窝里的话，说明爸和他们处到一定份上了。我这优点有点遗传，你从记事就爱结交小朋友，而且特有爱心，这像我。

喝完酒出来，同事要给我叫车我没答应，我说边走边叫风吹吹，也顺便让脑子清醒清醒，其实最主要是我想看看樱花在夕阳下呈现什么样的颜色。从经纬路下来，突然看见一条街的樱花特别密，密得看不见道旁的院落。我正停在一棵树旁踮身躲阳光，蓦地发现一个浑身是血的日本兵用手枪剥开花枝晃进了一个黑角门，而后反关上，当时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关切，我悄悄凑到门口，巴头探脑往里瞧，只见那个日本兵倒在靠背椅上，一个照比这个日本兵小不少的姑娘在帮他擦脸包扎，包扎完进屋小心翼翼端出一杯水，又小心翼翼递到日本兵的手上，谁知道这个日本兵不领敬，一口没喝全泼到姑娘脸上，在姑娘捂脸之际，一把将她抱住，接着便把整个身子将她压住，我一看他要干坏事，便调头就走，可随后就听那姑娘撒野般的哭喊声，我又止住了脚步——

滨子在船上一直默不作声地听父亲讲故事，想插嘴的地方也忍着不问，可当听到父亲在姑娘撒野般的哭喊声中只是停下来，控制不住自己，性急地喊了一句，爸别停脚快进去